

阿联酋正式进入“穆罕默德时代”

文/丁隆 李楠

5月13日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二任总统哈利法·本·扎耶德去世，阿联酋总统事务部宣布为哈利法总统举行为期40天的国丧，并在全国范围内降半旗以示哀悼。次日，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·本·扎耶德当选阿联酋第三任总统。不过，此前由于哈利法总统罹患中风，穆罕默德自2014年开始便已在事实上掌握国家实权。实际执政多年的穆罕默德继任总统后，将带领阿联酋走向何方广受国际关注。

父辈的基业与哈利法的遗产

阿联酋是一个年轻的国家，自1971年建立至今只有三任总统。开国总统扎耶德的最大功绩之一是以阿布扎比酋长国为主体，联合其他六个酋长国成立了联邦制国家。富产石油的阿布扎比酋长国通过向其他酋长国提供财政支持，使新生的国家保持稳定，并确立阿布扎比在联邦中的领导地位。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（OPEC）的第三大石油生产国，阿联酋是阿拉伯世界少有的石油富集且始终重视经济发展的国家。在扎耶德奠定的基业之上，阿联酋创造了经济奇迹，成为阿拉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最

富裕的国家之一。

哈利法继位后，延续了其父开启的治国方针。他最重要的政绩是开启了阿联酋的经济多元化进程，创建了阿提哈德航空公司等大型非石油企业，使阿联酋成为经济多元化转型最成功的海湾地区产油国。2021年，非石油行业对阿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72%。此外，哈利法还强化了阿布扎比酋

长国在联邦中的权威。2009年，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，石油资源匮乏且依靠举债发展房地产、航空业和港口业而实现经济腾飞的迪拜酋长国，因面临主权债务违约而陷入“破产”危机，彼时即将封顶的世界最高建筑——“迪拜塔”即将沦为世界上最大的烂尾楼。危急时刻，阿布扎比酋长国伸出援手，向迪拜酋长国拨付100亿美元财政援助。迪拜政府为表达对阿布扎比和哈利法的感激，将“迪拜塔”更名为“哈利法塔”，该建筑也成为迪拜和整个阿联酋的新地标。

在前两位总统治下，阿联酋聚焦经济发展，在外交上着力不多。由于在安全上欠缺足够自保



阿联酋新总统穆罕默德·本·扎耶德·阿勒纳哈扬。

能力，阿联酋在全球和地区层面分别追随美国和沙特阿拉伯，在动荡不已的中东地区成为一片安全稳定的绿洲。不过，作为哈利法同父异母的弟弟，穆罕默德掌权后，阿联酋开始改变富庶而低调的形象。

强人引领国家崛起

由于已实际执政多年，可以看出，民族主义、世俗主义和现实主义构成了穆罕默德治国理念的核心，以“阿联酋第一”为纲领的国族主义引领该国进行内政外交上的全面转型。

在国内层面，穆罕默德着力打造以“经济繁荣、强势政府、

世俗主义”为特征的“阿联酋模式”。在经济领域，穆罕默德主张通过发展高新技术，使阿联酋摆脱对石油的依赖，成为创新型国家。2014年，阿联酋政府推出《国家创新战略》，并投入巨资发展高科技产业。2020年7月，阿联酋成功发射“希望号”火箭探测器。同年8月，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第一座反应堆投入运营，这也是阿拉伯世界的首座核电站。

在政治领域，穆罕默德试图打造强有力的联邦政府。一方面，在国族主义旗帜下，他致力于凝聚阿联酋内部的国家认同感，巩固阿布扎比酋长国在联邦中的权威；另一方面，他实施铁腕统治，打压以政治伊斯兰为代表的政治反对派，维护王室统治。此外，他还在意识形态上推行世俗主义，倡导文化多元，允许多种宗教在阿联酋共存，并在政府中设立了“宽容共存部”。

在地区层面，他主张阿联酋应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作用，成为地区领导者和地区新秩序的塑造者。穆罕默德初掌权时，由2011年所谓“阿拉伯之春”带来的中东地区剧变浪潮正席卷阿拉伯世界。在这一时期，埃及、叙利亚、伊拉克等中东地区传统强国走向衰落，阿拉伯世界的力量中心转移至海湾地区，这使阿联酋获得实力地位跃升的机会。随着伊朗和政治伊斯兰势力在中东地区的崛起，阿联酋开始主动出击，实施“干预主义”

外交，遏制以二者为代表的地区势力。阿联酋采取军事干涉与经济援助相结合的方式，积极拓展势力范围，其外交风格也由低调稳健向激进活跃转变。

在全球层面，阿联酋改变了扈从美国的外交政策，开始在大国间“多面下注”，以适应自身利益和中东区域外力量多元化的趋势。阿联酋顶住了来自美国的压力，大力发展与中国、俄罗斯等大国间的务实合作，以此对冲单一依赖美国的风险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态势持续，不断推卸对该地区盟友安全责任的作为，导致双方关系出现裂痕。2021年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，不仅决定重返伊朗核协议谈判，还将也门胡塞武装移出恐怖组织名单。2022年1月，阿布扎比的重要战略目标遭到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，美国对此反应冷漠。因此，阿联酋不再对美国惟命是从，在俄乌冲突等国际问题上甚至公开与美国“唱反调”。

穆罕默德还将面临何种挑战

穆罕默德继任总统后，阿联酋仍面临诸多挑战。首先，未来权力传承方面的不确定性将考验阿联酋的政治稳定性。阿联酋并无专门的权力传承规范，此次阿联酋的权力更迭之所以平顺，主要原因是权力传承顺序早已明确。但截至目前，阿布扎比酋长国王室尚未任命新王储，当下最

热门的人选是穆罕默德的胞弟、现任国家安全顾问塔赫农和穆罕默德的长子哈立德。

其次，阿联酋的激进地区政策得失参半。自所谓“阿拉伯之春”发生以来，阿联酋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大幅提升。但是，其较为激进的地区政策也带来负面结果。例如，在处理与叙利亚、卡塔尔、伊朗和土耳其的关系上，阿联酋屡遭败绩，甚至引火烧身，使本土安全受到威胁。地区政策的受挫使阿联酋的外交政策向温和回调，主动缓和与这些国家的关系。

再次，如何维持在大国间的平衡将不断考验阿联酋的外交能力。大国相争在为小国带来斡旋空间的同时，也易使其陷入两难困境。在因俄乌冲突导致的国际能源供应危机中，阿联酋成功使自身的战略地位有所提升。哈利法总统去世后，联合国秘书长及多国领导人纷纷公开致哀，美国也派出以副总统哈里斯为领队的高规格代表团赴阿吊唁，美此举修复与阿双边关系的意图明显，但如何发展此后与美国的关系，将考验阿联酋的外交智慧。

总之，在穆罕默德治下，阿联酋已完成从低调小国到地区强国的转型。如今，怀揣“大国梦”的穆罕默德已从幕后走上前台，阿联酋或将开启新的篇章。■

（丁隆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，李楠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）